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为往事

吕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一章

一

天上有月亮的晚上，是曹梁的心情最难平静的时候，尤其是白天奔波了一天以后，天一黑，就很想早早地闭上眼睛，一觉睡过去。

可是外面皎洁的月色把窗户染得一片青白，刚刚闭上的眼睛像是两道虚掩着的门，总觉得整个世界都还是醒着的，总觉得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正在过节或者进行着别的什么，人们都在月光下，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世上的某一个角落里是躺着的，准备暂时与世隔绝地进入梦乡的。更有些时候，月色像晴明的春光，像盛开的梨花，他闭着眼睛，却感到有人正站在他的脸前，仔细地注视着他，打量着他。注视一会儿后，听见那个人用一种很轻微的声音对他说：

“还在睡呢，醒醒吧。”

约定好与余天木通电话的那一夜，他先后起来好几次，每次都以为电话来了，醒来看时，电话一声不响，老老实实地卧在那个从前放着一盆杜鹃花的细高的梨木架子上。不记得那盆杜鹃花是什么时候死去的了，只记得女人的精神刚出现问题的那几个月里，它好

像疯了一样，一反原来那种委靡不振的样子，开得那叫个鲜艳、旺盛，像是在赌气，像是在努力表现，又像是在明明白白地反衬着她的以后越来越严重的病情。

花不会说人话，所有的植物都不会说人的语言，可是它们却有着人不能理解的灵性，能看懂这个世界和人的事情。

说好了夜里十一点左右来电话，但早就不止十一点了。他坐在那里，盯着那个细高的梨木架子看一阵，目光呆而短，偶尔还颤动一下，像是有东西压在上面，让他不能承受。看着看着，不久又迷糊过去了。再醒来的时候，依然醒来得十分突然，没有任何的准备和铺垫。梦里曾亲眼见到大地上有雾，很沉闷地笼罩着四周和远近的山川。等到后来看见院子里真的有雾，着实吃了一惊。那么静的黑夜，周围一带的狗都睡着了，只有他一个人还醒着。他推推风门，门吱地——叫了一声，凉凉的，湿湿的，他觉得有雾趁机跑了进来。

他听见女人在喊叫。

一定又是梦见那位白脸的中医在给她扎针，她总在和他进行搏斗，每一次她都不想让他把那些尖细的针扎进她的皮肉里去，但每一次最终都要被扎进去。女人总和他这样闹，也不知那位白脸的中医是什么态度，似乎既凶狠残忍又颇有耐心和涵养，该做什么照做不误。女人悲愤而又可怜巴巴地向曹梁揭发，控诉那个来历不明的中医：扎进去就扎进去吧，扎进去还不算，他还要用手捻，用手拧，来回地转，眼睛看着你，眼神像报仇似的。曹梁听明白了，他那么一拧一转，她就受不了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一闭上眼，她就会梦见那位奇怪的中医，说不上有多大年纪，也不知是哪里的人，一张脸白得出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不干什么别的，就是专门给她扎针，在她的头上、胸脯上、腿上、胳膊上，插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摇摇晃晃的针，然后就开始用手捻，用手转，又用那种复仇般的不无快意的眼神看着她。每逢那个时候，女人就会浑身酸痛、憋闷，有时还不可遏制地感到痒，觉得麻，所以她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和搏斗。

她没说什么，但曹梁隐隐觉得这好像不单纯是梦，不能仅仅用精神错乱来解释和概括。两三年里，他有意无意地打听了方圆几十里以内几乎所有的中医，但没有一个能与她梦里常见到的那个人对得上。首先，他们的脸都算不上白，更别说白得有些出奇，这一下就把很多人都排除掉了，这个不是，那个也不对，最后都不是。

“问遍了，没有常来给你扎针的那么一个人。”他告诉她说。

他开了灯，看见她完全裸露在外面，能明显地看到一些她在梦里搏斗的情形，她用自己的脚蹬过那个人。现在，她的一条腿弯曲着，另一条腿斜着横在一边，这样的一种姿势使她看上去与平时判若两人。从她的神情上看，那个人给她扎完针以后，已经走了。

他给她盖好被子，关了灯。

他重新躺下，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电话，不久又睡着了。

“我又看见了那些雾。”梦里他暗自思忖道。像是有人在暗中搅动或勾兑，雾比不久前的时候更稠白了一些。随后，他听到了一阵阵摔打的声音，看见人们正在活蹦乱跳地相继跌倒，死去，一个，接着又一个，前仆后继地从他的眼里消失，从雾里离去。有时候甚至像秋日的麦子一样成片成片地倒下，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永不再醒来。不断的有一些嘤嘤咽咽的哭泣和凄凉的歌声传来，在大雾里奔走，闪现，化为一些湿漉漉的枝条和水汪汪的情景。“不能活了呀！”这样的情景没过多久，原来那些嘤嘤咽咽地哭别人的

人忽然也都死了，很快又被另一些后来上来的人尽情地哭着，追念着，深刻而沉痛地怀念着，浮皮潦草地追悼着、述说着，尽量地想他们的过去和更远的从前，极其主观地尽可能地搜罗他们生前的种种好处，曾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的事件和言辞，包括一些临时突然想到的溢美之词，甚至一些不切实际、严重失实的细节，趁着大雾，一并在此述说、总结。

失实就失实吧，没有人会和死去的人计较，谁好意思说某一件好事不是某一个死去的人做的。汽车们困难地发动了几下，喘息了几声后，又都重新安静了下来，十几名司机短暂地聚在一起碰了一下头，很快就又分开了，各自都表情复杂地望着自己车上的满满当当的骨灰和一些已无法派上用场的寿衣，不住地抽着烟。烟是活人发给他们的，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整条，作为对他们的一种微小的酬谢，真正的酬谢要到事情全部结束以后。此刻吸起来，也别有一种复杂的滋味在心里流窜，隐隐地尖叫。

那些棺材都排列在灰色的河坝下面，河是干的，但那上面的油漆还是湿的，这使它们看上去显得异常沉重。一开始的时候，都横七竖八地乱放在那里，后来渐渐摆放整齐了，开始呈现出一种平实的敬意。棺材有的像春天的花一样艳红，有的像刚买回来的拖拉机一样鲜红，有的不纯粹是红的，看得出费了些工夫，在红底上重新描绘出一些紫色和蓝色的图案。图案上有古老的规则和画匠们的想象，看上去既隆重又复杂，没有人知道画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关心画了些什么，只要有颜色有图案就行。有一些看上去尤其轻飘飘蓝莹莹的东西，按道理估计应该是云彩，但是，如果画匠本人不承认是云彩，那也没办法。

画画的是个年轻人，留着披肩的长长的头发，像极了一个女

人，但他真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火神庙镇一户人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这些日子以来正在拼命地挣钱、攒钱，准备去进修深造，准备用手中的颜色为自己描绘出一个无比绚烂的未来。年轻人一点儿也不觉得为死人画棺材有什么委屈自己的，别人也都没有说什么，但他还是觉得好像有点什么，所以才忍不住一再地为自己辩解。他说，齐白石年轻的时候还给人画过棺材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画？人们说，能画，谁说不能画，怎么不能画？干什么不是个干？

年轻人使用的那种蓝颜色，好像不是正经的蓝，看着叫人觉得不祥，恐怖，觉得眼前发晕，恶心，不想吃饭。

后来，曹梁听说了，那种蓝叫死蓝。

二

死了那么多人，他认真地清点了一下那雾蒙蒙的记忆，发现竟然没有自己认识的人，这给他多少带来一些安慰。这是他接任村长以后做的第一个噩梦，梦醒之后，他首先感到有些不仁不义，其次觉得十分奇怪。这样的一个梦，应该由余天木来做才比较合适。

他看看表，电话仍然没有来。就在那个时候，右眼却不容分说地猛跳了几下，他的心里不禁掠过一丝不祥的阴影。

他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闷热的早晨，刘富血淋淋地躺在村外的一条水渠里，成群的苍蝇在四周飞舞，大声地嗡嗡地嚷嚷着。一丝风也没有，一起来就觉得空气里全是瘟气，浓稠，广阔，可是又不能总屏住气不呼吸。一呼吸，就会觉得恶心。一早上就听见有人在

墙外、在路上，甚至在菜园子里咳嗽、呕吐。

人们说，看谁还敢再当村长？

那时候，曹梁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接替死去的刘富。

那段时间里，不止一个人说看见刘富一瘸一拐地在村里走着，身后领着一群苍蝇，有时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表情悲愤地看着村里的某一个地方，一个眼里还流着泪。请注意这一现象：一个眼里还流着泪……这个细节让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到害怕和惊恐不安，都觉得十分瘆得慌。每当刘富一停下来，他领着的那群吵吵嚷嚷的苍蝇也就都跟着停下来了，除了继续吵吵嚷嚷，苍蝇们又像是在抓紧时间练习队列，进行操练。单行变双行，双行变多行，数路纵队，齐头并进。黑阵变红阵，红阵改金阵，无数金色的翅膀对接在一起。

由于刘富的出现，村里变得很寂静，天还没有完全黑，就很难再在街上看见人了。狗站在门外，古怪而痉挛的叫声明显的不同于从前，像是有人捏着它们的脖子，像是有一种让它们胆寒的东西呈现在它们的视线里。就连那些一向腿脚勤快，消息灵通的盲人说唱队也不来了，因为村长不在了，没有人可以做主给他们签字付钱了，因而唱了也是白唱。

党支部书记余天木一直住在城里，用一个秘密的电话与村里保持着唯一的单线联系，而且只有少数的一两个人知道他的电话，谁都难得一见，更不是他们这些瞎咕隆咚的人能够见得着的。与其说余天木是住在城里，倒不如说是隐居在一个人口泱泱的城市里更为恰当，因为即使是在城里，他也仍然不敢随便到处抛头露面，无论去哪里，都要事先经过周密的计划和精心的安排，然后直奔目的地，事情结束后再直奔回来，决不在路上多耽搁。因为很难保证哪

一个地方就是绝对安全的，不会有人认出他来。

在余天木看来，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所谓的安全也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一种带有安慰色彩的说法，一个在表面上哄着别人，同时也是在真正地哄着自己的说法。哪里是安全的？睡在坟墓里都不行。想闹钱的人用棍子捅，用镢头挖，一次不行两次，十次八次，千方百计也得把你起出来，谁让你和钱财埋在一起了呢？你说你临走并没有带走什么钱财，俺们可不信。这是些只要钱的，这还不包括那些不要钱，只想要他命的人，那些时刻都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

刘富的身上被捅了三十九刀，下手很重，每一刀都捅得极深，都在要命的地方，血肉带着仇恨往外翻。余天木在电话里听到三十九这个数字时，沉默了好半天，最后什么也没再说，突然挂掉了电话。过了一些日子以后，他开始往回打电话，有时打到他自己家里，让他的女人照他吩咐的去做。于是，那个像一件闲置的旧家具一样的女人开始在村里出现，秘密地去敲一些人的门。有时，他连自己的女人也不敢相信，也不敢让她知道，他就直接打电话给有良。有良是他的副手。

余天木还知道，女人对他充满了怨恨，有看法哩，说不定也像刘富一样，本身也是一个仇恨的化身。他躲进城里后，女人独自守着一个偌大的院子和十几间青砖青瓦的房子，出来进去都是她一个人，院里的狗和门口的那两只石狮子都不能与她交流。幸亏女人还算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对很多事情都不怎么往心里去，往往睡一觉就全忘了。

有良告诉余天木，刘富已经埋了，但案子还一直没有破。什么时候能破，派出所的人说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要是

那样的话，世界上也就没有悬案这样的字眼儿了。又说，三十九刀哪！杀一头牛也用不了那么多刀，有关键的一两刀也就足够了。

余天木在电话里说，找一个人出来当村长吧，一个村里，不能没有村长，让人笑话哩。

有良说，就你当吧，你可以实行一元化领导。

我连村里都不能回去，还能再兼任村长么？余天木说。有良啊，你是在嘲笑你的老兄呢。

有良说，玩笑。前些日子刘富的那具高度腐烂的尸体把人们可折腾苦了，已经埋了好些天了，到现在村里还有他的那种味道。人们一端起碗就想吐。

弄点儿石灰，到处撒一撒。

撒过了。你也应该知道，那种事情，能盖住那种痕迹，可盖不住那种阴魂和味道。

唉，这个世界啊！

又有两年没见你了，你还好么？

这样的日子，能好得了么？这两年，我终于明白了，钱财只能解决那些需要钱财去解决的问题，还有好多东西是它没办法的，天地之间，它不是最厉害的。

以前你不这样想。

那是因为不懂事，还因为贫困。村里现在还好么？还有没有人去县里或市里告我？

去年我听说有人越过县里和市里，直接到省里告你，也许是个谣传。

得赶快找个村长。

电话通了几次，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后来又一次通电话的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候，已经是那一年的冬天了。有良有些兴奋地对电话那一头的余天木说：

托你的福，也是全村里人的福，我找到当村长的人了。

谁？余天木在电话那头也有些激动起来。

曹梁。有良说。

曹梁？

有良对余天木说，你先不要误会，先撇开我们的亲戚关系。公正地来说，还有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

行，我也觉得他行。余天木肯定地说道。

他对曹梁没有恶感和不良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对方要比他小十几岁，彼此从无往来。早年上学读书的时候，曹梁就一直是方圆几十里内最好的学生，暑假里替村里放一两个月的牛，早出晚归，开学考试，仍然是绝对的第一，从来都没有人可以与他比肩。但到升高中的时候，他却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再继续上了，在家庭的成分面前停下了脚步。

鱼找鱼，虾找虾，父亲的成分和背景一片漆黑，母亲的出身也同样令人尴尬，永远都拿不到桌面上来。母亲是有良的姑姑，有良是他的表弟。在有良看来，他们这两家人之所以成为亲戚，完全是因为彼此在社会上都是一样的黑暗，共同结在同一条苦藤上，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有良的祖辈也是地主，因此，有良兄弟姐妹几个，以及叔伯的兄弟姐妹几个，也全都没有继续升学的指望。但有良觉得，他们这些人升不了学一点儿也不可惜，而曹梁不能继续上学才真叫可惜。

以后，前后有好几年，曹梁不在村里，一直独自赶着一辆小毛驴车，在距离村里七八十里以外的矿区为那些居住得十分分散的工

人家庭送水。在那里，他谁都不认识，每天与他朝夕相处的只有那头灰色的小毛驴。

有一天，一位四十多岁的失去一条腿的工人对送水来的曹梁说，以后别再送了，我们命苦，没福气让别人给送水了，以后得自己出去挑了。一开始，曹梁以为这一家人可能有了什么麻烦事，他们家不需要送水，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家需要么。但很快他就发现另外的那些人家也都不需要再送水了，工人们都挑着水桶，自己出来挑水，而且，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从前那么忙了。观察了两天，他忽然明白是矿区不行了。

矿区里出现了很多闲人，一堆一堆地坐在路边和商店的门口，愁容遍布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一位老工人告诉他说，已经有一年半没有拿到过一分钱了。他听了，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么雄厚的国营部门，那么庞大的像历史一样的矿山，怎么会说完就完了呢，难道那一切都只是一种虚幻的舞台布景么？

祸不单行，事情马上又结出了另外一种恶果。矿山上那些原来一心等待着子承父业的少年们也被告知，再没有接班的可能，各人的前途各人及早另打主意，现在的正式的人多得还没地方处理呢。

消息传来，早已因等待接班而荒废了学业的矿山少年们如同从一场骗局中突然醒来，早说不能接班，有的人会把工夫用在学习上，现在什么都迟了，人早已变得像荒草一样了。小小年纪的他们开始在小饭馆里愤怒地喝酒，先是互相打架，然后枪口对外，开始对付不相干的人、无辜的人。这就需要他们迅速地武装自己，每个人都配备有三至五件长刀、匕首、九节鞭和火枪，甚至还有不知从哪里搞到的手榴弹。

云崖矿的十三名青少年组成一支火枪队，自称十三太保，都

穿着清一色的杏黄色中式绸衫绸裤，到处偷窃、抢夺，在路上和桥下实施劫杀。矿山一带十几岁至五六十岁的女人，天稍黑一点出去就会有危险，两个人结伴而行也无济于事，丝毫不能让危险远离一步，甚至在中午时分也不敢在僻静一些的路上或转弯的地方出现。而与此同时，一些恶草般疯狂生长的青少年开始日渐蜚声，在矿山以及周边地区家喻户晓，出现了唐王、丁大牙、大活鱼、董老、四姑娘、甚至彭总、齐天大圣这样一些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眼看环境变得异常恶劣，无法再继续待下去了，曹梁决定回家。再不走，非但挣不到钱，连仅有的那头小毛驴也极有可能要失去，他已经见到过朝他远远投来的不无恶意的目光。

一个霜露遍地的黎明时分，他离开了尚在沉睡中的矿山。

……

余天木在电话里对有良说，就曹梁吧，他行。和镇里说一下，尽快选举。

有良说，现在的人们差不多都有一些怪脾气，你说要选谁，他偏不选谁，要问他和那个人有什么仇吧，也并没有，但他就是要那样做。要是选不上怎么办，他可是个要面子的人。

余天木说，还是老办法，选举之前，先给各家各户发米发面，发化肥，发水泥。看见一个门，就要进去发一袋，不管他是谁。记住，要以曹梁的名义发。又补充说，总得给人家一点儿好处吧，要不然凭什么选你?那还不如选一只猫，选一条狗，选一块石头呢!

有良记得，当年余天木接替赵武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这当然也并不是他们的独家发明，周围一带，县里，市里，早就有人在这样做了。正值过年的时候，余天木笑容可掬地挨家挨户地给全村里的人们拜年，看见一个人，就要弓着腰上去敬一支烟，甚至

连七八岁的孩子也要敬一支。余天木的身后跟着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他们在记录、拍摄他的行踪，展现他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景，后来分别以《一个人民公仆的一天》和《千家万户把门开》为题出现在电视上和报纸上。

村里的几个干部坐在一起看电视，一边看一边笑，有的笑出了眼泪，笑岔了气。记者把摄像机对准一位靠在墙上打盹的老人，老人睁开眼睛，看着余天木，说，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不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吧？余天木对记者说，这是许四爷，四爷是我们这一带最幽默不过的人了，而且德高望重。你们看四爷，穿得不好，吃得也一般，每天主要就是靠晒太阳获取营养，得到蛋白质和维生素。但是四爷为什么能够长寿？原因就在于懂得幽默，深知其中的滋味。你们刚才也都听到了吧，他说我是黄鼠狼，那是因为他老人家从来就没把我这个小辈当外人。换了别的人，给他钱让他说，他也不说。

一名记者摇头晃脑地说道，怎一个幽字了得啊！

三

一天晚上，服侍女人吃了药，睡着以后，他一个人正坐在门前看星星，刘富的女人忽然给他送公章来了。交出公章后，女人对他说：

“以后这就归你了，总算送出去了。”

“兄弟，你可得小心点儿，”临走时，神色悲戚的寡妇又对他说，“这个东西不吉利，它的上面带着诅咒呢。”

听到墙那边响了几声，他转过脸，仔细地听着。

“这件事你要是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放心吧，我不说。你还不知道我么。”

“夜里十一点以后，你到磨坊门口等我，我给你留了五十斤麦子。”

“五十斤麦子？”

“小点儿声！”

“不怕你笑话，我们一家人有日子没见过麦子是啥模样了。过年的饺子是用比黑土稍微白一点儿的荞麦面包的，先是根本捏不住，等后来好不容易捏住了，煮出来，一个一个的比铁疙瘩还要硬。女人流着泪对我说：‘早些年，爹妈不同意我找你，是我非要找你，那时候鬼抽筋，不知怎么就非认定你是个有出息的。’我没有反驳她，我觉得人家说得对。别人过年都高高兴兴的，我们高兴不起来。”

“大家都不好过。你先回去吧。”

“你还不回？”

“县里来的张组长吃派饭去了，还没回来，我在等他，我和他还有事要商量。”

“那我走了。”

“记住，那件事，还有给你五十斤麦子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起，我可是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的。”

“把心放宽吧，我知道，我哪能那么没良心，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呢。”

“好啦，快走吧，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

随着一阵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很快就再没有人了，先前的说话声也好像被风吹走了。

……

他翻了一个身，一团一团的疑云从心里慢慢地升起来，把村里的每一个人挨个儿地想了一遍，却怎么也想不起刚才说话的那两个人到底是谁。后来又想到他们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心里忽然开始变得如同明镜一样：他们说的至少是一件远在三十多年前的事，所涉及的似乎是一个只有一两个人身在其中的秘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他翻了一个身，脸冲着窗户，定睛看了一会儿，后来慢慢地睡着了。

四

从他记事的那时候起，尽管很早就明白他们这一家人在别人面前，在整个社会面前，永远都很难抬起头来，但他从小就没有那种这类家庭里常有的阴暗扭曲的心理和幽湿古怪的行为。所以，记忆中的天气大都是一些晴朗的上午或晚霞绵延的黄昏，有阳光，有青草，野花在微风中摇曳。

看见被五花大绑的人从一些熟悉的路上走过，更多的感觉像是银幕上平面的电影故事以极为具体的形象和清晰可闻的特殊气息下凡来到日常生活中，除非被缚者是熟人，甚至至亲至爱的人，否则不会触目惊心。更小一些的时候，甚至从围观的人群里挤进去，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